

古文辭類纂評註

第四冊

奏議類上編一

古文辭類纂評註卷十一

桐城姚鼐纂集

楚莫敖子華對威王

莫敖子華楚人威王名熊商

答五種憂社稷者是綱目

第令尹子文憂社稷

第二葉公子高憂社稷第三莫敖

威王問於莫敖子華曰。自從先君文王以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乎。莫敖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所聞之。莫敖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亦有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言。將何謂也。莫敖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於表薄。而財於柱國。定白公之禍。寧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不侵。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畛。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太

大心憂社稷

第四夢冒勃蘇憂社稷

第五蒙穀憂社稷

息曰嗟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吾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若摔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敖大心是也。昔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當作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勞冒勃蘇曰。吾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山。踰深谿。蹠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晝吟宵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瘡而殫悶。旄不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手。右濡其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勞冒勃蘇對曰。臣非異。楚使新造盍勞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來告亡。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革車千乘。卒萬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大敗之。亦聞於遂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勞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於柏舉。三戰入郢。君王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結鬪於宮唐之上。舍鬪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雞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失法。

末歸重威
王自身借
靈王來勉
之

以五臣可
致勉王一
結有力

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冒。鼎按。冒者言覆冒子孫。田祿之類。或作位非是。故不爲爵勸。不爲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也。今之人焉能有之耶。莫敖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決拾。君王直不好賢。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而致之。

註釋

文王

名熊

不穀

天子之謙稱

不於大夫

謂不聆大夫之說。則無所聞也。

脰

音豆。頸也。

令尹子文

令尹。官名。子文。姓闕。

名穀

黑色

葉公子高

葉。音涉。楚左司馬沈尹戌之子。沈諸梁也。

表簿

簿。疑作著。表著。朝臣所立處也。

杜國

官名。

白公之禍

名勝

太子建子。白。楚邑。勝爲之宰。管稱公。遽以作亂。

揜

遮也。

方城

方城。山名。在今河南方城縣東北。

四封

四境也。

眡

音軫。猶畎也。

柏舉

楚地名。在

城縣

麻城縣東北有柏子山。縣東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山水而得之。

夫卒交

成丁受役者。曰夫。卒。兵也。夫卒交。謂兩軍之夫卒相交戰也。

莫敖大心

楚人。御駕

車馬

音出。手持其髮而投之者也。

郢

今湖北

屬附

焚冒勃蘇

未詳。左傳作申包胥。疑即申包胥。

此猶一卒也

謂雖死不過一

卒

擔負也。漢書。贏三日之糧。糧。食也。

崢嶸

高山也。

蹠

足也。

薄

集也。

雀立

踊也。如雀之跳躍也。

瘡

病也。

殫

盡也。

新造

同戾罪也。新造。猶

子滿子虎

皆秦大夫。按子滿。左傳作子蒲。

濁水

水經注。濁水。源出山

蒙穀

西解縣東北平地。

蒙穀

同毫。

蒙穀

昏也。

蒙穀

蒙穀

楚人宮唐楚地若有孤昭王奔隨生死未卜故言若有孤謂必有孤子可立者雞次之典楚國典籍名雲夢今湖北雲夢縣雲夢澤方九百里

磨山楚山名無冒子孫不能承其餘蔭也馮同憑倚也式旋轉也發射也決拾決以骨為之著在右手將指所以鈎弦拾射轡也著於左臂以韋

之為

張儀司馬錯議伐蜀張儀魏人與蘇秦同師鬼谷子始相秦後相魏司馬錯秦人

篇以錯語為主儀語為賓
先接賓位作開步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問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轅轅緱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絕南陽楚臨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鼎援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為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貧故臣願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

此入主位提綱
其策主善基而假義
應廣與富

蓄基也

應博德假

義也

以下駁攻

韓之失仍

不脫前之

兩意

繳足伐蜀

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西海。諸侯不以為貪。是我一舉而名實兩附。而又有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韓周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寡人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號曰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益強富厚。輕諸侯。

註釋 秦惠王孝公子

三川河洛伊為三川

轅轅緱氏之口轅轅山在今河南鞏縣西南七十里。緱氏山在今河南偃師縣南四十里。口史

記作塞什谷之口。塞什谷即洛水入河之口也。

屯留之道屯留今山西屯留縣道即太行羊腸阪道也。

南陽今河南南陽縣

南鄭今河南新鄭縣

新城今河南新鄭縣

南新宜陽今河南宜陽縣

二周東西周也

九鼎禹平水土使九州牧貢金鑄九鼎圖山川百物之形於上桀有昏德鼎遷於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郊鄩蓋古王

者以為有天西海謂蜀川也

謁白陳莊秦人

蘇子說齊閔王

按蘇子戰國策作蘇秦

戰國策以此為蘇子之辭。或疑為蘇秦。或疑為蘇代。吳師道固辨其非矣。鼎按此篇末引商鞅見魏王之語。正如秦代所以愚齊之計。若借衛鞅以

發其情而寤愍王焉者豈非齊之忠臣乎篇首蘇子字蓋誤不則或蘇厲之辭當齊湣燕昭之時代常居燕厲常居齊齊國既破趙將與秦攻其遺燼其危亟矣厲獨爲書與趙王止之豈厲猶忠于爲齊謀者有異于其兩

昆耶

文始終一
老成退步
作用揭出
大旨
藉字時字
含戰非所
先

設喻開眉
山派
引事證權
藉之相因

衛趙連環
好機軸

蘇子說齊閔王曰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也而遠怨者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權藉者萬物之率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背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此下承後起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剡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劍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者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削平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衛君跣行告愬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衛矢而魏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墜黃

篇首至此
統論後起
權藉之要

下指兵先
主怨之形
兼強弱言

主怨挫強
即是兵先

主怨挫強
雙鎖

疏強大明
逗後起

疏弱小用
謹靜字貼
合後起

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墜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敵。大事敗而好長詐。行此六者而求霸。則遠矣。臣聞善爲國者。此下承遠怨說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爲人主怨。伐不爲人挫強。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齊之與韓魏伐秦楚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爲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爲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強大之禍。此下皆言後起而遠怨意即寓其內常以王人爲意也。夫弱小之殃。常以謀人爲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大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夫後起之藉。與多而兵勁。則是以衆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而至。霸王不爲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外不賣。內不反。則穡積朽腐而不

強大一證

弱小一證

要是總誠
兵先不必
以強弱分
賓主
總申上兩
節不粘強

同憂則不
主怨

又用一證

自今世起

三節爲一

足片至此收
此下緊提

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夫差以強大爲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而卒身死國亡。爲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則霸天下可跼促而須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齊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齊。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故明主察相。此下極言用兵之害。不能後起而致怨者。誠欲以霸王爲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

戰非所先
說入而更
推高一層
極言兵之
爲害

前是未戰
下言既戰

此又總統
未戰說

又拙攻城
說

亦入二證
俱舉得勝
者言之雖
勝而終敗

也。而都縣之費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者之爲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窘之道也。中人禱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正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夫戰之明日。屍死扶傷。雖若有功也。軍出費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而華樂。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鏃弦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宮之所私出也。士大夫之所匿。廝養士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再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襜蔽。舉衡櫓。家雜總。身窟穴。中罷於刀金。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晷數而能拔城者爲亟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故三下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爲天下笑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二子之患也。日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敵

一鎖

再翻覆言之

入喻尤雋

喻意又深
一層

透兵不用
而天下歸
之旨
應前片束
句又一大
片截
自此之末
極陳兵不
用之大效

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何也不
嗇於戰攻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
兵者。終戰比勝。而守不可拔。天下稱爲善。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臣
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夫士
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的非咎罪於人也。
便弓引弩而射之。中者則善。不中則愧。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
其示人以難也。今窮戰比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
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爲仇。則明君不居也。素
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而諸侯從。辭讓而
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
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者。故曰。兵
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臣之所聞。此下言用謀之利。明于權藉時勢者。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
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戶內。千丈之城。拔之尊俎之間。百
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鐘鼓竽瑟之音不絕。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

不用正後起之藏用也此處露後起作用全出老氏亦眉山父子策論之祖引事爲攻戰以魏爲證以秦作正證秦所謂目逸而安者

牽率十二諸侯魏志驕矣魏乃迎其機以驕之

默安足供一笑

侏儒之笑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內不爲厚故夫善爲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至則趨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恃其強而拔邯鄲黃丕烈謂而能字通國策能字多作而施氏增特字非西圍定陽又從十二諸侯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爲戰具竟爲守備爲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夫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筆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見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衛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建九旂從七星之旗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

忽勒秦王
逸妙秦王
咏嘆鞅謀
即作正文
收束即結
即應即結
老氣橫九
州

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垂拱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樽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北之堂上禽將戶內拔城於樽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註釋

齊閔王

名地系，本名遂，宣王子，在位四十年，被楚淖齒殺於鼓里。

主怨

怨之所歸也。

干將莫邪

皆劍名。

銛利

車舍人不休傳

傳，去聲。驛館也。言戰事勿急，人以車爲舍，而不休止於驛。

衛八門土

塞八門，以土也。

底

同砥，磨也。

鄆

見蘇明允權書六國。

中驚

驚，音務。亂馳也。中驚，猶言中間紛亂也。

剛平

今山東甯陽縣東北。

中牟

今山東萊蕪縣。

梁門

魏城門。

棘蒲

魏地。

城

今河南杞縣東北六十里，即外黃縣治。東有黃縣，兵亂之後，城邑出墟，亦曰黃墟。

鞫

窮也。謂不知所止也。

憎下人

恥爲下人。

中山

在今陝西膚施縣境。

寡信

猶言不輕信也。

稽

同，一作稿。

孟賁

見韓退之守戒。

跼促

不伸也。

桓

今朝鮮平安道平壤府西南二百餘里。

樓煩

今山西靜樂縣南七

里路窘

戰國策作路君，黃氏札記：路，羸也。君是軍字之誤。

翳釀

掩也。謂取死者而掩埋之。

屍死

與屍也。

內酺

設酒作酺，家庭之內。

飲以

華樂

猶言甚樂也。

厮養

僕隸也。

檐

衣蔽前也。

櫓

大盾也。俗謂之籐牌。

家縻總

猶言一家。

智伯瑤

周貞定王十一年，智伯瑤

與韓趙魏共滅范氏中行氏而分其地。晉侯告

於齊，正伐四卿，四卿反攻其君，普侯奔齊。

晉陽

見蘇子瞻大臣論上。

長子

今山西長子縣。

嚮

貪也。

五兵

弓、矢、矛、戟、戟。

侏儒

弄臣也。

北奔

闔閭吳起

並見蘇明允權書孫武。

筇

似筇而大，三寸六分。

瑟

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弦。

十七弦者

侏儒

弄臣也。

臣

也趨戰國策

定陽

今陝西宜川縣西北

堞

城上女牆也

竟

與境通

旂

旗之直幅附於竿者謂之縷其旁綴橫幅於縷而飛揚者謂之旂

七星之旗

旗之帛幅下垂者曰旗

西河

今山西汾陽縣治

虞卿議割六城與秦

虞卿趙人爲趙上卿著書八篇號虞氏春秋

鼎按史記以始勸趙割六城爲趙郝之計後樓緩來趙乃復勸之其兩人

之辭國策盡以爲樓緩之語今依國策

秦攻趙於長平大破之引兵而歸因使人索六城於趙而講趙計未定樓緩

新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與秦城何如不與何如樓緩辭讓曰此非人

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

甫文伯官於魯病死婦人爲之自殺於房中者二八其母聞之不肯哭也相

室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魯是人不能隨今死而

婦人爲死者十六人若是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故從母言之爲賢母

也從婦言之必不免爲妒婦也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

秦來而言勿與則非計也言與之則恐王以臣之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

爲王計之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王以樓緩言告之虞卿曰此

兵歸而來
講案內做
成殿頭
援引蛟滄
就推辭內
生出籠絡

樓但飾辭
言予原無

理據虞則推勘倦歸已徹敵情是高一層破法

樓即借來年復攻作話柄

王亦善折

樓因不割而恐就復攻而窮以復割彼但口滑此實理透也後路齊

飾說也。王曰：何謂也？虞卿曰：秦之攻趙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攻而資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以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曰：虞卿能盡知秦力之所至乎？誠不知秦力之所不至。此彈丸之地，猶不予也，令秦來年復攻，王得無割其內而講乎？王曰：誠聽子割矣。子能必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昔者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釋韓魏而獨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啓關通幣，齊交韓魏，至來年而王獨不取於秦，王之所以事秦者，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樓緩之言告虞卿。虞卿曰：樓緩言不講，來年秦復攻，王得無更割其內而講？今講，樓緩又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雖割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講也。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講。秦雖善攻，不能取六城。趙雖不能守，亦不至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尚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強秦？

其計其勢
雙慨

樓緩着急
又束就收
天下三字
觸出話端
更巧
曲說

有喉急狀

結到路齊
破其疑天
下之說即
自應收天

今樓緩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坐而地盡矣。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予之乎。不予。則是棄前資而挑秦禍也。予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強者善攻而弱者不能自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敝而多得地。是強秦而弱趙也。以益強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固不止矣。且秦虎狼之國也。無禮義之心。其求無已。而王之地有盡。以有盡之地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故曰。此飾說也。王必勿與。王曰。諾。樓緩聞之。入見於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之。樓緩曰。不然。虞卿得其一。未知其二也。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我將因強而乘弱。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在於秦矣。故不若亟割地求和。以疑天下。慰秦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怒。乘趙之敝。而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王以此斷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又入見王曰。危矣。樓子之爲秦也。夫趙兵困於秦。又割地爲和。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心哉。不亦大示天下弱乎。且臣曰。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六城并力而西擊秦也。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是王失於齊而取償於秦。一舉結三國之親。

下之說
樓緩結法
妙

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因發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反，秦之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逃去。

註釋

長平

趙地，今河南西華縣東北十八里。

講和。

樓緩

見賈生過秦論。

公甫文伯

魯人。

相室

稱妻曰室人，佐妻辦事者曰相室，猶

傳姆之類。

從母言之

謂言出於母也。

二晉

韓魏也。

負親

言近也。

中旗說秦昭王

中旗一作中期，秦之辨士也。

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日韓魏孰與始強？」對曰：「弗如也。」王曰：「今之如耳，魏齊孰與孟嘗、芒卯之賢？」對曰：「弗如也。」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帥強韓魏之兵以伐秦，猶無奈寡人何也。今以無能之如耳、魏齊，帥弱韓魏以攻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甚然。」中旗推琴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昔者六晉之時，智氏最強，滅破范中行。又帥韓魏以圍趙襄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城，不沈者三板耳。智伯出行水，韓康子御，魏桓子驂乘。智伯曰：『始吾不知水之可亡人之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利以灌安邑，絳水利以灌平陽，魏桓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桓子，躡其踵，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矣。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之強不能過智伯，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乃方其用肘，

以智伯之
強折秦昭
王語雖平
易澹理自不

以左右跌
出中旗